

一部“宠物传”里的恒常与温情



薛涛的《小山羊走过田野》是一本饱含深情的“宠物传”，也是一部充满童话性的优美散文集，更是一帧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拼贴画。情感的激荡，生命的磅礴，季节的更迭流转，万物的萌灭轮回，在这部小书里都被温暖、柔软而纯真的记忆碎片拼接成了童年生活的细水长流。“我”和小山羊一起重新走过田野，是在追忆童年的宠物，同时也是在以儿童的视角复现一种理想童年的生活日常。

■ 段慧敏

薛涛在书中收放自如地描绘了“我”和小山羊生存的世界。小主人公在沼泽边遇到了似曾相识的小山羊，他们相约走向记忆中的田野，开始追寻已经消逝的世界。如七色花的花瓣散落，田野上很快有小房子、路标、树林和山坡，一个既开放在自然中又被“我”人为封闭给小山羊专属的童话空间浮现在读者们面前。这个空间固定而安稳，充满温情和大自然的气息，满足了每个孩子对于温柔、美好、自然与安全的渴望与向往。

薛涛用最简单的语句表达着这个世界中质朴的、日常的诗意。他笔下的日出日落、花开花落都看似寻常却带有不可抵挡的勃勃生机。“苍耳枯干的时候，结出带刺的果实”，小山羊用四条腿把它们带进田野，在春天惊喜地发现去年的苍耳复活了。蒲公英、狗尾草、车前草、荆条……各种植物都以不同的方式“复活”了。春天的田野冰雪融化万物萌生，四季恒常回转，又有微妙变化。“我”通过小山羊的视角在每日重复中感受着对世界与自身的全新认识。

小山羊好奇“遥看近却无”的青浅草色，贪恋夕阳和彩虹的刹那美好，聆听秋虫的日夜鸣唱和小河的奔流不息，走过铺满落叶的树林和山坡，追逐月光，拜访动物……在亘古不变与转瞬即逝的矛盾中成为“我”心中“唯一的羊”和“最幸福的羊”。

薛涛以他擅长的细节描述诉说着这个世界的恒常：生老病死，四季循环，生活仿佛是长久不变的日复一日，但是因为有了小山羊，每一日都是新鲜的，都可以过成一部史诗。薛涛同时又以一种浪漫的方式告诉小读者，这个恒常的世间有包容亦有消融，有温柔亦有残忍。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，去年秋天坠落田野的锡嘴雀却没有像所有植物一样复活。小山羊会慢慢长大，还会变老。田野也会变老，养分耗尽的时候，它裸露沙砾。小山羊和“我”用每日厮守的



深情来面对生死枯荣这一无法逃脱的轮回。

小山羊是一盏灯，照亮一片田野，也照亮了“我”的眼睛。与小山羊的厮守，让“我”看到了爱的模样，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有意义：“我”为了小山羊从“嘻嘻哈哈、不管不顾”的孩子成长为一个“有正经样子”的少年。“我”有一片田野，还有一只小山羊，这种拥有让“我”懂得了责任与付出。“我”与小山羊一起生活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分享喜怒哀乐，一起面对艰难困苦。小山羊让“我”宽纳了一切，“它什么都会做”，让我充满力量，且和田野中的万物一样从容。

田野上每一天的日子都差不多，但是“我”和小山羊的相互关爱却每天会有不同的形式。“我”和小山羊说温暖的话给对方和田野听，一句话就是一片叶子，直到摘下满树黄叶；

“我”为小山羊采果子时受伤了，小山羊为我轻轻舔舐伤口；我们一起微笑、发呆、走来走去、相互凝视、在田野里打滚……“我”会给小山羊讲乏味的故事，哄它入睡。好听的故事会让小山羊废寝忘食，乏味的故事才是好故事。“我”与小山羊的每日情深，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故事，而是日常的、看似乏善可陈却能令人安稳入睡的情感。这种情感来自于他们的每日厮守，也来自于他们与田野的守望、与邻居们的交往中的岁月沉淀。他们在田野中生活、从田野中获得养分，也透过田野领悟生活：“田野上的事物不慌张，总能从容应付。雨雪天气，草木飘摇，根部默默吸收水分。晴朗天气，大地安稳，草木抓紧开花结果。”田野的从容、有序、恒常让“我”和小山羊在“情绪磨练”的过程中更加默契沉稳，相依为命的情感深深扎根于田野之中。与田野上的邻居们的交往，使“我”和小山羊把自彼此与田野那里获得的爱，在田野中分享开来：对蚂蚁的怜惜、对受伤的狐狸的同情、对獾子、蟹子和大雁的关切，使田野充满温情与和谐。

“我”和小山羊每日操练“深呼吸”“闭上眼睛”“侧耳听”。把田野的气息、晨昏的光线、鸟唱虫鸣和大地的呼吸都保存在身体与记忆里，随着重复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世界，又在日日重复的操练中被收藏起来，使“我”和小山羊的生活空间在物理“封闭”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心理“封闭”，随着陌生人的闯入，这个空间的美好与安稳逐渐被打破，最终小山羊不见了。小山羊从田野里走过，“我”童年回忆中的四季恒常与每日情深被小山羊走过的踪迹定格。如清少纳言的《枕草子》，看似絮絮而谈着日常的碎片，却意在呈现人物的生活方式与明快而自由的生活态度，《小山羊走过田野》也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、童话与回忆之间，以日常时间的恒常、日常空间的稳定与日常交往的深情构建起了一个纯净、宽忍、从容的世界，书写了一段有陪伴、有成长、有爱有暖的难忘童年。

